



续写的史记

文化名家读史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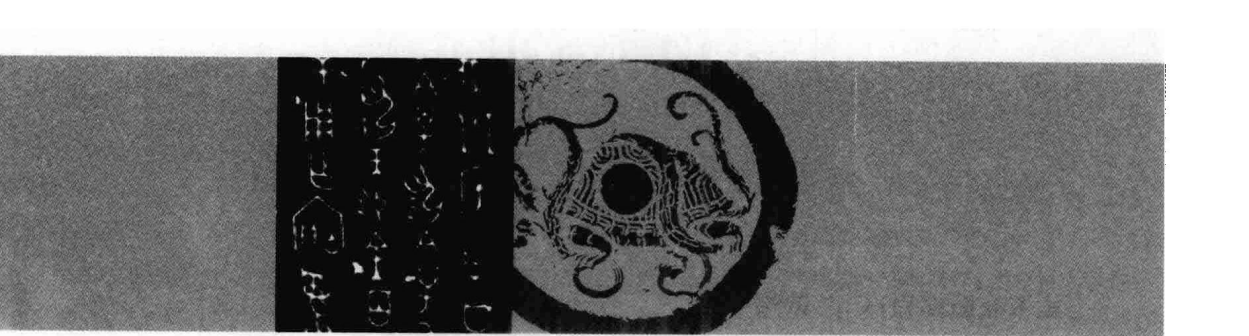
古耜 / 选编

博识先秦

京华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续写的史记

文化名家读史录



古耘 / 选编

博识先秦

京华出版社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识先秦 / 古耜编. — 北京 : 京华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 - 7 - 80724 - 949 - 8

I. ①博… II. ①古… III. ①中国 - 古代史 - 研究 - 先秦时代
IV. ①K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28834 号

续写的史记

博识先秦

选 编 古 耜

出版发行 京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 13 楼 2 层 100011)

(010)64243832 84241642(发行部) 64258473(传真)

(010)64255036(邮购、零售)

(010)64251790 64258472 64255606(编辑部)

E-mail: jinghuaafaxing@sina.com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数 15 印张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0724 - 949 - 8

定 价 29.80 元

京华版图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古 耜

显然同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巨大影响有关，近几年来，“文化散文”的概念频频出现。对此，有的作家和学者颇不以为然，他们从常识和逻辑的层面提出了诘难：“文化散文”的概念如果可以成立，那就意味着世间还有一种没有文化的散文。然而事实上，哪一位散文家笔下的作品可以同文化绝缘？这样的诘难乍一听来，似乎很有道理，只是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它并非真得一矢中的，无懈可击。

如众所知，在迄今为止的汉语语境里，有关“文化”的诠释，称得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倘若我们暂且摆脱概念的推敲和语词的纠缠，而单就文化一词在被使用过程中所呈现的相对稳定的“所指”意义而言，却仍然可以做以下三个层面的划分：第一、有些论者借鉴西哲的观点，把文化与文明等量齐观，认为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因此，文化无处不在，是一个庞大无边的结构。这堪称是对文化的宽泛性理解。第二、面对人类全部的生产实践和劳动成果，更多的论者习惯于将其中那些具有精神和观念属性的东西，如文学、艺术、道德、宗教、科学、教育等等，划入文化的范畴，作为文化的主体。这庶几是最常见的文化观念。第三、还有的论者喜欢沿着文本和著作的思路谈文化。在他们看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传统。而任何有价值、有影响的文化传统，都将依赖于精确的文字记录，都需要一系列优秀文本充当载体。惟其如此，所谓民族文化，说到底便是该民族一系列经典著作的荟萃与整合，是这些著作内容上的精华所在及其相应的富有个性的表达。这应当属于文化概念的狭义运用。

如果以上划分大抵符合实际，那么，我们不妨执此来检视一下文化散文的概念以及对它的诘难，这时，我们不难发现，那些文化散文的命名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常见意义、特别是狭义上使用该词的。按照他们的理解，文化散文就是指散文中那些以进入了历史和文学典籍的人物、事件、现象为主要审视对象，并侧重

于理性考察、分析和描述的作品。它们与一般的散文篇章相比，其最大特点在于文化含量的充盈与丰厚，因此，给散文作“文化”的限定，以突出和强调其某种特征，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而不同意文化散文的命名，并对此提出诘难的作家和学者，主要是从文化的宽泛意义上来考虑问题的。他们认为，文化是一种普遍的存在，散文更是无差别的文化载体，甚至直接就是文化的产物，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使用文化散文的概念是不严谨的，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应当承认，单就形式逻辑而言，以上两种观点或许都不能算错。只是一旦质之以创作实际，即可看出，前者折映着题材的嬗递与文体的变迁，即更多体现了一种艺术的敏感和精细，而后者则难免有些鲁莽灭裂，大而化之。因此，我情愿认同文化散文的命名。

既然文化散文的提出是合理而必要的，那么，文化散文的出现又给当下的散文创作带来了什么？这里，我只简要地谈两点看法：

首先，倘就整体和本质而言，文化散文是中国作家在传统文化回潮的大背景之下，从现实情境出发，进行审美意义上的文化寻根和历史反思的产物。既然是寻根和反思，那么其行文运笔，就离不开鞭辟入里的现象分析和特立独行的价值重估。关于这点，我们读那些优秀的文化散文，如余秋雨的《遥远的绝响》、王充间的《用破一生心》、林非的《询问司马迁》、潘旭澜的《太平杂说》等，都能获得充分印证。而这种恣肆而深邃的思辨之美，正是以往过分注重抒情的散文所缺少的。因此可以说，是文化散文于有意或无意中，增添了散文文体的思想内涵和精神重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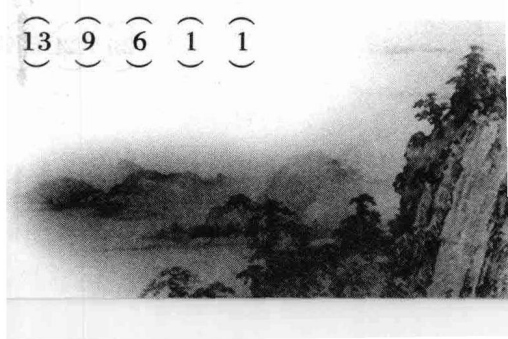
其次，由于文化散文大都是围绕特定的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展开叙述的，所以，其字里行间很自然地融入了为完成主题表达所必需的背景介绍、资料引用、场面勾勒、器物描述等等。这时，文化散文便具有了展示文化精要，传授历史知识的作用。譬如，熊召政和王春瑜分别撰写的阅读明史系列，不仅深入揭示着历史的奥秘和本相，而且广泛涉猎了明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乃至谜团和细节。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可以作为打开明史之门的钥匙的。李元洛的古典诗词系列，融史学、诗学、人文、地理于一体，既高扬着作家的古典情怀，又畅述了诗歌的艺术三昧，其饱含的美育和诗教意义显而易见。类似的作品还有刘长春的“书海烟岚”系列，鲍鹏山的“阅读圣贤”系列等等，它们均使散文于固有的审美之外，承担起了文化传播和普及的使命。而许多读者正是通过对这类散文的阅读，开阔了眼界，强化了修养。这在民族文化遭遇削弱的今天，无疑功莫大焉。

目录

续写的史记

博识先秦 contents

散文之中的文化投影(代前言)	古 邦	(1)
后人缔造的先祖	乔忠延	(1)
大禹的寂寞	何向阳	(6)
黄帝不死	穆 涛	(9)
苍冷的回声	郭保林	(13)
绝 唱	素 素	(20)
利簋：文明战胜暴虐的见证	吴克敬	(27)
古道西风	余秋雨	(34)
千古老子	王英琦	(46)
《庄子》浅谈五章	流沙河	(55)
战国大势与庄子	张远山	(61)
庄子在南方	王开林	(76)
说谗言	鲍鹏山	(83)
快乐的孔子	郭文斌	(89)
植物与《诗经》时候的爱情	赵嫣萍	(100)
孔子：一个比烟花寂寞的人	张大威	(106)
别人的宫殿	张锐锋	(111)
孔子师徒与卫国美人	胡 弦	(122)



目录

contents

民间的孟子·····	徐怀谦	(127)
男人孟轲·····	刘江滨	(136)
儒家、道家和法家·····	李蒙	(138)
清洁的精神·····	张承志	(142)
浩气长存·····	林非	(151)
祖龙空作万年图·····	王充闾	(158)
秦皇驰道·····	朱增泉	(170)
商鞅有罪·····	朱鸿	(182)
无可终结的仇·····	王芸	(199)
静影沉璧——西子归宿考·····	杨闻宇	(204)
西施的美人生涯·····	周莲桦	(207)
屈原、贾谊及长沙·····	高洪波	(212)
择生与择死——屈原与司马迁·····	张曼菱	(215)
梦见屈原·····	洪烛	(219)
愚生佯狂说屈原·····	谢宗玉	(224)
现代散文史与文化大散文(代后记)·····	古 邦	(231)



后人缔造的先祖

乔忠延

夸父

夸父的双腿搏动着中华儿女的心律，足下则嵌印着《诗经》一般的诗行。

从那心律中我们听到了先民的奢望。

从那诗行里我们看到了先民的豪志。

关于夸父，《山海经》早有记载，而且，《大荒北经》和《海外北经》均有遗墨。

《大荒北经》中的夸父一出场就是一位巨人。这位巨人举止不凡，竟然用两条黄蛇当作耳环，这还不够，手里还要把玩另外两条黄蛇。有一天，巨人突发奇想，要么是嫌太阳昼出夜降，要么是嫌天气夏热冬寒，突然提起木杖大步奔跑，去追赶太阳了！

或许是要太阳昼夜永照，或许是要天气春秋凉热，反正，夸父穷追不舍。“欲追日景，逮于禺谷。将饮河而不足也，将走大泽，未至，死于此。”

多么遗憾，夸父不仅没有追上太阳，还把自己也渴死了，真让人为之垂泪。

好在，我们的先祖不是惯于让人垂泪的懦者，《北海外经》又写：

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好壮观的画面！

夸父是倒下了，却是在宏志如愿后倒下的。夸父与日逐走，入日。这响遏长天的声音，穿越岁月的云翳一直轰鸣至今，令人为之鼓掌叫好。

鼓掌过后，静下心来，回味夸父追日的往事，似乎在领悟一个寓言。

童年的人类，时刻在憧憬着自我长大，长大成参天巨人，不仅不再受风雨雷电的侵扰，不再受虎豹豺狼的吞食，而且，要征服风雨雷电，要驯顺虎豹豺狼。所以，便有了与太阳竞走的夸父。

续写的
史记

博识先秦



夸父，是人类追逐自然的心声。

弹指一挥间，人类童年的奢望如愿了，似乎不仅追逐到了自然，而且，驾驭了自然，甚而，可以对自然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了！

此时不明原由的灾难却时刻危机着人的生命，沙尘暴频繁光临，江河汛肆意漫流，艾滋病悄悄蔓延，非典疫情和禽流感病毒此消彼长……

人类会像夸父那样倒下吗？

倒下后再让手杖化为风光灿然的桃树林吗？再让那桃树林的灿然风光还原为地球先前的美景吗？

人类应该走出寓言的樊篱，应该早早就弃杖于地，让大地永远茵绿，永远森茂，庇荫夸父，也庇荫夸父的子孙。

刑 天

一位身比黄花瘦的女诗人，曾经喷涌过腹中豪情：

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历史上歌颂英雄豪杰的丽章华词比比皆是，但多是为胜利者，或胜利的捐躯者讴歌。其中虽不乏动人的诗篇，却往往难逃马屁之嫌。因为，历史的主编均是成功的主宰者，成功的主宰者未必是正义的，不过，在史书中出场的主宰者却比正义还要正义。顺理成章，在为主宰者掉了脑袋的人群中，总会有一、两位成为英雄，以示主宰者成就霸业的悲壮。

我所以敬慕李清照这位瘦女子的原因恰在这里，她没有为成功的刘邦献媚，而是为身败的项羽放歌，这才是她的不凡。我想，她的不凡之才或许来自于刑天，因为，刑天是中华民族第一位失败的英雄。

小时候，在一个夏夜，往母子河边铺一卷蒲席，躺了歇凉。头上是闪闪的星光，脸上是柔柔的清风，身边是潺潺的水声，耳边便响起奶奶讲述的故事。故事里是一位好汉，好汉和仇敌拼杀，一不小心被砍掉了脑袋。好汉挺立不倒，仍然挥动着利斧往敌阵冲杀。

挺立冲杀的好汉，立即改变了夏夜的景观，那个夏夜不仅让我的肌肤凉爽，而且一股独有的英烈气概永远照射进我的神魂里。后来，我大了，读过《山海经》才知道，这英烈的形象就在其中：

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



以舞。

好个英烈的刑天，敢与天帝争神位，天帝砍掉他的头，埋在常羊山，他伟躯不倒，以乳头当眼睛，以肚脐作嘴巴，挥动盾牌和利斧继续冲杀！

他失败了，而且被砍了脑袋，可歌可泣；

他挺立着，而且继续冲杀，可敬可颂！

不过，回眸历史可敬颂的不光是刑天，还有刑天的缔造者。当然，能读懂刑天的人也不可忽略。在李清照之前，还有一位有名的田园大诗人陶渊明，他也读过《山海经》，而且，还写有诗句：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说的正确，但只说出了表象，却忽略了内蕴。倒是一位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深入骨髓，以项羽延续了刑天。

刑天和项羽同在，虽败犹荣，永垂不朽！而那些以卑劣手段获得成功的人，在刑天巍峨形象的比衬下，小如蚁蝼，令人唾弃。

共 工

共工是或迟或早都会出现的人物。

在人类社会还没有这个主义、那个思想的年代，共工的出现就代表了一种主义，或者一种思想。

解读共工应从观览历史入目。

一部历史就是一部反抗史。后来写进主义的经典语录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

有事实为证：

秦朝暴政，陈胜、吴广揭竿；汉代腐朽，张角率民起义；唐末昏庸，黄巢聚众造反；明代糜烂，李自成扯旗杀进京都；更别说还有太平天国那位洪秀全把清朝半壁河山闹了个人仰马翻。

反抗、起义的结果是动摇、瓦解、或者直接颠翻了端坐在金銮宝殿上的皇帝。举旗者、浴血者、嘶喊扬戈者着实淋漓尽致地痛快了一回，至少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了好几顿！

只是好景不长，很快龙庭又是龙庭，龙庭上又有了皇帝。这皇帝当然不是那皇帝，可是，除了面孔不是，举止言谈无一不似。真让人纳闷，当初那个高喊苟富贵勿相忘的兄弟怎么说变就变了？



历史轮番过几个回合，就不难看出，反掉、烧毁、拆除有形的殿堂容易，而要废弃、拆毁无形的殿堂困难。因而，流血舍命的人群，如同磨道里的毛驴，只用自己的筋骨皮肉，乃至血魂将磨杆向前旋转了一周。接下来的开头，其实不是开头，是既有旋转的接力和延续。

走出这个磨道等于要建立一个完全创新的天地。

共工就这样滋生了。

《淮南子》载：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

共工破碎的不是殿堂，不是龙椅，而是支撑天地大厦的支柱不周山。因而，天倾西北，地陷东南，世间的秩序整个被颠翻，一个崭新的河山将被重新安排。安排平等、自由、祥和的人不再坐龙椅，不再称天子，也不再举步固有的老套子。历史应该走出旧有的磨道了。

承当此历史使命的是谁呢？

是共工，人们寄希望于共工。

也不是共工，共工者，公众的共同工作也，也就是公众的使命。公众的使命当然不是一个英雄就可以挥洒成功的。那还要依靠众人，众人才是——共工。

精 卫

精卫填海是一个迷人的故事。

故事说，发鸠山上长着许多柘桑。那里有一种鸟，形状像乌鸦，花脑袋，白嘴巴，红脚爪，名叫精卫。精卫的叫声像在呼唤自己的名字。这鸟本是炎帝的小女儿，名叫女娃。女娃去东海游玩，不幸淹死在水里，永远无法回家了。这孤独的女娃变成了精卫鸟，经常衔着西山的树枝小石投进东海，想要把海填平。

早先听了这个故事，很为动情，小小的一只鸟，要填平浩瀚无垠的大海，多么鼓舞人心，怪不得各种书籍都有记载，先在《山海经》读过，又在《述异记》见到：

今东海精卫誓水处，曾溺于此川，誓不饮其水。一名誓鸟，一名冤禽，又明志鸟，俗呼帝女雀。

忽然领悟，这是人类弱小时唱给自己的儿歌。发音虽微，宏愿却大，志在征服比自己大得多的世界。



现在再读，想到了童年。童年在院子里跑跳，脚不离地，一块砖头翘出一角，一绊，摔倒了，躺在地上不起，哭泣泣的。妈妈过来，抱起，抹一把脸上的泪，拍一拍身上的土，哄着：

我娃别哭，都是这倒灶的地面绊了脚，待我打它个坏东西！

说着，蹲下，手拍地面，念念有词：看这挨刀的，还敢绊我娃嘛！

听了，我破涕笑了。

笑着又跑，却又摔倒了，而且真摔疼了，好久缩在妈妈怀里不敢下地行走。

如今，年过半百了，时不时仍撞见儿时的旧景，不止一位妈妈，抱着摔跤的孩子，抱怨桌子、凳子，或地面。

这时，我便想到了精卫，想到了那个矢志填海的小鸟。这个小鸟不再那么激动人心，而且有些可悲。你淹死了，海有何过？海有海的喜怒哀乐，海有海的浪涛漏波，既要游于海，便要知于海，更要警于海，不可放任，不可恣情。自己不检点，不收敛，失足、溺水、丧生，却怨怪水、憎恨海，岂不和摔了跤嗔打地面一样滑稽？

在精卫填海故事的导引下，人们痴迷在一代又一代的精神误区。

换一个说法吧，精卫，从解剖自身做起。



大禹的寂寞

何向阳

续写

的
史记

博·识·先·秦

隔四千年之后，已经难见当年辕关的地貌了，只剩了讲说，在往事与神话间游走，还有“古辕关”这几个清人的字，刻在关隘立壁上，写着历史。夏禹，一半被压了纸型，叠藏在文典史籍里头，一半，也化作了口口相传的故事，散落在如空气无形却有时又凝聚成某种气候的民间里。一个文本繁衍出不同版型，而不同版本间却有一样成分不变，正如禹化熊托身不同却目标一致，他在骨子里是不变的。故事也有表里，它的根在演进迁徙的时光和波折动移的阐释之外，也禀性难移。

然而，真的跑了几十里地，到“萃两间之秀，居四方之中”的嵩高之地登封城北约两公里万岁峰下，面对高10米周长43米的巨大“启母石”时，才真正知道那个英雄是彻底地寂寞的。早年读《史记·夏本纪》，印象中叫禹的英雄与洪水斗了一辈子，是个九州之内东奔西跑的人，记得太史公用了几大自然段写他在这里到那里，好像走遍了天下河流，黄河、淮河不用说，连一些不知名的现在或许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河都布满他的足迹，他在我心中，是一个到处救急的人，哪里有水难，哪里就能看见他的身影，忙碌得不知道还有别的生活，唯一的生活内容就是治水。他，是一个活在路上的人，这样的人，是没有常人意义的家的。重翻《史记》，“敏给克勤”、“劳身焦思”的句子扑进来，对应“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功劳，“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樯”的行动派式的做法更惹人眼目，“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东西南北都跑遍了，对于一个今人而言尚属不易，何况那时只借助于简单到极点的交通工具，终于告功于天下，天下也终于因这个人的忙碌操劳在里而“太平治”，然而行为、功绩之外，仍有一句不能舍下，是“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较之，我倒更喜欢口传历史中那一句——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去了“敢”字，可能更见禹的风格。不是不敢，而是不能，司马迁的文人叙事中说的是责任，民间叙事中说的可是精神。二者叠加，仍不能抹去个寂寞么？



禹治水前，还有一个人因治水建功，也因治水被杀，彼时此时，并不因其曾治好了水而获救，当那个叫鲧的人用堵的方法没有最终止住洪水而失败时，死的命运其实已等着他了，“九年治水而不息”，功用不成是小事，关键是民生之系，尧的耐心有限也罢，舜的诛杀也罢，倒是《史记》中那一句让人看了心悸——“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可见得一辈子做好事，心肠也罢能力也罢，老百姓是只认结果的，并不全是忘恩负义，从中可见当时的责任制之严明，失职便是要掉头的。而这个因水掉了头颅的人正是禹的父亲。史册中言，“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这里面有种难以人情释解之苦痛在里，前赴后继才不那么浪漫，舜此举之用意今人不好揣摩，然而也让人觉出搭了性命的压力，不知尚年轻气盛的禹怎么想？反正，他是上路了，尽管有些被押上路的意思，所以那个司马迁的“敢”字用得也入情入理。一边是生父鲧的失败丧身，一边是部族王权精神之父舜的委以重任，禹加在中间，面对的是因洪水生灵涂炭的百姓人民，这样情形，他是非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了。

置之度外？就可以避开那许多人事的纠缠，譬如亲情，在失去了父亲之后，谁又是第二个要他付出的亲人呢？那代价？五层楼高的启母石就是另一场不幸的实证。“禹治洪水，通辕山，化为熊。谓涂山氏曰：‘欲饷，闻鼓声乃来’。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方作熊，惭而去。至嵩高山下，化为石。方生启，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淮南子》里这篇故事一波三折，熊身的禹，和无意中见了熊身禹的为妻的涂山氏的“惭而去”——写得太生动，也太涩苦，还有启之生，都神迹般，扑朔迷离；然而立于启母石前的这个下午，阳光是这么好，壁峭的石头破裂开来，一分为二，围着它走，有种本真的崇慕，因为它本身没有任何雕饰或者后天的人文附丽，就是一块巨石，风雨阳光都经过了，还是一块巨石，朴素、沉默，也没有任何文字的标明，令每一个不期遇上它的人只看到一块兀立的石头，一脉青峰的托衬下，它闪着白光，耀人眼目，对于爱石的我仍是意外的，没有见到这么大一块完整的巨石；对于那不知神迹的过路人，它也会因没有文字与解说而沉默为一块真正的顽石。连石头都说话的，才是真的神话。大禹寂寞着，他的寂寞还不是后天的懵懂，而在当时，最亲密如妻子的人仍然会“惭而去”，离开他，不解是深的，比水更深一些，所以他要跑着追那背他而去的人，要一个骨肉，叫着“归我子，归我子”。真是痛彻。神话里的哀伤散漫着却浸人心肺，大禹，枉有回天之力，能够劈山让洪水泄流改道，却不能够让一个心爱的女人回心转意，一任那自心流漫的大潮淹没自己。



他也不能让这个失母的孤儿享有更多父爱。纵然有涂山姚代姐育婴，却也不像传说的那么浪漫，大禹先后娶了姐妹两人，却为了更多人的家庭生活而献出了自己的那一份，以致涂山氏化石的阴影多年挥之不去，路上的五指岭可以作证，即是化为巨熊的他用手指疏水又怕涂山姚见到会走其姊老路来不及变形而留下的，那一份唯己心知的苦，即使建都阳城当了帝王以及启立帝于其后的皇族名位也无法抵销。何况——诸侯们叫叫嚷嚷，都聪明得很，一人一个主张，争相出着主意，到了实干，要走向水泽大野时，便多缩进家门不愿出去，他们都是口头革命家，彻头彻尾的理论家，像鲁迅写整日吃着奇国运粮坐在文化山上清议的拿柱杖的冬烘学者们做着禹是一条虫的分析，却独对浸在水中的下民视而不见，还说，“他们都是善于吃苦驰名世界的人们”，对于这帮人，大禹怎么会冲他们把那双总是在走长满老茧的大脚伸开呢。这个英雄，领着一批人实干，却还要承担背后的热嘲冷眼，唾沫星子，那也是一种水，堵或者导似已不是对付的方法，它汇聚着另一场洪水要淹没这个治水的人。

还有民众，他们的纪念随时随处，大禹全身心地不要了自己的一切也就是为保住黎民百姓，他没了具体的家、失去了爱的妻子、顾不上当慈父，就是为了天下大治，然而民众的纪念也会时过境迁，也因随时随处而心境迁移，也会遗忘，也会人事颠转，也薄弱的很，他们忘了一个人的最好办法是将这个人打入历史，在史录的隧道里或可赢取一个空间，几行文字，然而内心呢？当洪水不再，阳光灿烂，歌舞升平，与幸福伴行之际，谁会想起、忆念、沉吟、较真，或者祭奠。像这个下午，万岁峰下，启母石旁，游人无几，那个叫作禹的人，真正是藏在了启母西阙北面六层左图的戴进贤冠、着长衣、拱手侧立的二人中间，他是一头正在化身的熊，旋转着，风一样，让瞻仰他的人心中一阵疼痛，一阵颤栗。



穆涛

续写的史记

博识先秦

生在中国，不能信仰中国的东西实在是份遗憾。我想，和尚剃光头绝不在于头发的沉重，而在于剔去人生的追求。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便有什么样的意义：老庄逍遥隐忍，恬淡消极；墨子工于心智，失之计较；韩非子鸿图伟业，手段残辣；儒学功名荣耀，又违性伤真。自从砸塌孔家店后，我不知道再该信仰我们的什么。我们的传统似乎并不鼓励个人在心灵深处树立信仰，孟姜女哭倒长城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证。道德的力量高于一切，甚而允许摧垮民族的脊梁。

至此，我成了一个毫无信仰的人，心的深处苍茫一片，好个辽阔。夜凉的时候，面对这片荒原，竟有了下面这些文字。

轩辕庙是我们众多宗祠中最特殊的一所，它朴素之至，既不雕栏，也不镶金。一色的青砖素瓦，在阳光下闪着悠悠的光泽，一株七人合抱不严的古柏便是唯一的风景了。那巨物距今已沐浴了近五千年的风雨，据说还是轩辕黄帝当年亲手栽下的，后人奉名：黄帝手植柏。

大殿内不供奉黄帝的真身，仅设一幅石刻的轩辕黄帝像。更没有缭绕的香火。发了横财但求夜里能睡着觉的，或太想做官的人，进得殿内自然就免开俗嘴了，黄帝是不助长人的隐私的。

黄帝是很有胸襟的，他一身青衣素袍地站在石壁上，恐怕是被供奉者中唯一站着的至尊了。在石刻内，黄帝的头微微向内侧着，双手上下分扬，一副解说员的模样，指向隐于他身后的一群智慧创造发明者：造字的仓颉，建屋造船的共鼓、货狄，制陶的宁封，酿酒的杜康，以及火镰的发明者祝融，一代神医俞跗。在累世的供奉者面前，不端坐着承受后人的朝觐，而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那些为人类的进步而脚踏实地工作着的劳务者的身上，这是唯黄帝仅有的美德。黄帝陵是一座衣冠冢。黄帝在百姓的心里是没有死的。任何怀念都是有源头的，只要这源头是一份具体的、实在的、可以随时触摸的东西。这就像滚雪球，只要有一个坚固的内核，外表的积累会越来越巨大。相传黄帝活到一百一十岁的时候，玉



皇大帝命九天玄女托梦给黄帝，说：“你战蚩尤，降神农，一统三大部落，建立了部落联盟，创立了世上第一个中央共主的国家；你做衣冠、造舟车、教蚕桑、定算数。制音律、创医学、发明指南车，百民安居乐业。因你功大无边，玉帝决定召你乘龙回天宫”“这功名怎么全部落在自己头上了呢？”黄帝恍惚醒来，一连数日为此事苦付。最后决定到首山采铜，搬到荆山铸鼎。黄帝命工匠把凡是对国家有贡献的人的名字全部刻在鼎上，对贡献特别大的几位大臣，连肖像也一并铭刻下来，以资后人悼念。五百天之后，身高一丈三的巨鼎终于铸造成功了。黄帝命人把它搬到荆山脚下，同时召开宝鼎铸成的庆功仪典。这一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人如潮涌。正值仪典的高潮，一条巨龙从天而降，龙头一直触到宝鼎上。在场的人们个个目瞪口呆，张皇失措，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这时，黄帝缓步跨上龙背，仪态万方地向人们点头作别，巨龙升上天空。至桥山（即黄陵县）上空，黄帝对巨龙说：“我在荆山铸鼎，已一年多时间没回桥国，这里的臣民在等我回来，你能否停一下，我要与他们辞别，再看一看我亲手栽的柏树。”巨龙便在桥山降落下来。桥国的臣民听说黄帝乘龙升天，便奔走相告，一起涌至桥山，将巨龙团团围住。黄帝不能下龙背，只好在龙背上与大家作别。人们依依不舍，不忍黄帝离开人间，有的拽住黄帝的衣襟和鞋子，有的牵着巨龙的胡须。围拢的人越聚越多，正在难分难解之际，时辰已到，巨龙抖动庞大的身躯，腾空而起，臣民们有的扯下黄帝的衣襟，有的拽掉黄帝的一只鞋子，连黄帝悬在腰间的宝剑也被扯了下来。人们再也见不到黄帝了，伤痛之后，为了便于永久的怀念，便将黄帝的衣襟、鞋子和宝剑埋在桥山之巅。这便是黄帝陵的源头。

之后，每年的春天，冰冻的土地苏醒的时候，百姓们便自发地到桥山之巅祭奠黄帝，这以后就成了定例。人们拿着自酿的家酒和蒸制的各种吉祥物形状的面点，贫穷的人家便以野花编织的花束、花篮及水果，向黄帝诚表一片敬意。祭奠黄帝是不用牛羊牲畜的，不是因为黄帝是一个素食家，而是因为黄帝是第一个倡导饲六畜以兴旺人类的君王，这便是“民祭”。汉代以后，又有了“公祭”。每年清明节这一天，或帝王躬身亲行，或派遣要臣祈愿黄帝的在天之灵，保佑权业的安泰。但“公祭”始终没有取代“民祭”，二者是并行的，且“民祭”更隆重，往往持续几日。

1937年的清明节在黄帝陵的历史上是特殊的。这一天黄帝被“公祭”了两次。先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派遣的陕西省党部要员组成的公祭团。之后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朱德的使者林祖涵等一行，其洋洋洒洒的祭文是出自毛泽东